

原著
王艺 吴迎盈等

改编
天如玉

四手妙弹

SISHOU
MIAOTAN

时间是把杀猪刀
青春太短却又
太过妖娆

给你一分钟定格
你会怎么折腾?

断案 艳遇 | 奇葩四姐妹
冒险 寻宝 | 混迹唐朝
玩转逆天奇案!

高智商组队vs暴躁女联营

动脑, 动手, 动感情
能不能矜持一点啊喂!

马天宇 韩栋 李东学 郑国霖 黄海冰

五美男心动演绎

联袂
代言

《四手妙弹》同名电视剧
将于各大卫视同步热播!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原著
王艺 吴迎盈等

改编
天如玉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四手妙弹 / 天如玉著. -- 南京 :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 6

ISBN 978-7-5399-6003-6

I. ①四… II. ①天…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028754号

书 名 四手妙弹

作 者 天如玉

原 著 王 艺 吴迎盈等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花火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伍 利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 团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集 团 网 址 <http://www.ppm.cn>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10×1000毫米 1/16

字 数 370千字

印 张 18

版 次 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6003-6

定 价 25.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录

CONTENTS

楔子 / 001

第一章 云腾致雨 / 003

第二章 露结为霜 / 054

第三章 玉出昆冈 / 095

第四章 上和下睦 / 132

第五章 金生丽水 / 173

第六章 珠称玉光 / 208

第七章 尺璧非宝 / 234





在路上拉着个男生飞奔不算什么，但要是拉着的是别人的男朋友就有点严重了，更何况人家的女朋友还在后面狂追。

更更何况，这个女朋友还是苏放！

欧奇在做出这件事后已经有点后悔，但万万不敢停下来。

且不说苏放是拳击社社长，精通拳击、搏击、跆拳道，柔道各种道的暴力狂，她跟自己还是宿仇。

虽然两人还是舍友。

另两位舍友上官薇姬和郝佳彤此时也正在后面拔足狂奔，不过她们不是为了追上欧奇，反而是为了阻止苏放！

“张超男，你给我站住！”

苏放一声怒吼，欧奇拽着的男生果不其然抖了抖。

这个欧奇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苏放在不久前还将一个比他块头大不少的男生吓得战战兢兢，甚至还被迫喝掉了扔在地上的剩牛奶，那场面可谓霸气侧漏。不过男朋友做到这个份上，也真是够惨的。

夜晚的校园本就安静，何况又是图书馆附近，一群人咋咋呼呼地追逐着，动静可不小，所幸路上没有撞到保安大叔，否则可要倒霉了。欧奇眼看苏放越来越接近，果断做出决定，扯着张超男就跑到了图书馆地下室的门口。

“不行……我跑不动了。”张帅哥一手撑着膝盖弯腰喘息，一手朝欧奇猛摇。

欧奇急了：“苏放马上就会追过来，你得找个地方藏起来。”

张帅哥不知道从哪儿来了精神，直起身来：“藏？哼，我不藏了，我就在这儿等着她！”

欧奇看怪物一样看着他：“你被苏放吓得精神崩溃了吧？”

张帅哥还没来得及再展展威风，苏放已经一脚踹开门，他顿时被冲得四仰八叉摔在地上。欧奇反应快，连忙向后跳开，没被殃及。

张超男颤抖了，还没来得及求饶，衣领已经被苏放一把提起。他算是见识到苏放的力气了，难怪经常有些小偷毛贼什么的被她揍得满地找牙。他想撞墙，当初居然会被她的漂亮脸蛋迷惑，这哪是一个正常的女大学生啊！

苏放哪知他心里的千转百回，一把将他甩出去，可怜的张帅哥直接撞在了后面一块千字文碑上。

欧奇、上官薇姬和郝佳彤赶忙跑了过来，苏放人还牢牢扣着张超男。

“张超男！你这个骗子，前一秒打电话给我求和，后一秒居然勾搭别的女人！”

当然这个女人并不是欧奇。

张超男那天提出跟她分手，后来又求和，但她刚才居然看到他跟别的女生眉来眼去。

她当场火冒三丈，拳头都举起来了，欧奇不知从什么地方忽然冲了出来，把他拉走了。

上官有点看不下去，弱弱地对张超男道：“你还是快点道歉吧！”

张超男欲哭无泪：“我……”

苏放大吼：“闭嘴！我不想听！”

郝佳彤凑过来小声问欧奇：“我们要不要打120做好准备？”

“……”

不过几句话的工夫，那边一对情侣已经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张超男忽然忍无可忍地大吼：“算我欠你的，你要打就打吧，不过这是最后一次了！”

话刚说完，苏放真的愤怒地挥出了拳。石碑发出“轰”的一声响，张超男吓得紧闭双眼，却没感到疼痛，睁眼一看，苏放的拳头砸在耳旁的千字碑上，根本没打到自己，他不禁有些吃惊。

郝佳彤一时回不了神：“苏放……居然也会打偏？”

欧奇撇撇嘴：“你没看出她是故意的吗？说到底，她还是下不去手。”

张超男的眼神有些复杂，好一会儿才道：“看在我以前对你那么好的份上，我奉劝你一句，好好珍惜你身边的这些朋友，因为除了她们几个，这个世界上不会再有任何一个人能够容忍你的粗鲁和霸道！”他推开她，头也不回地走了。

苏放面对石碑站着，不动也不说话。

上官有些不知所措：“苏放，你没事吧？”

苏放的火暴脾气猛地爆发出来，忽然又用力一拳砸在石碑上。

郝佳彤惊呼着上前拉住她：“苏放，你受伤了！”

手上的血顺着石碑缓缓向下流去，在被时光侵蚀出的纹路上蜿蜒，渐渐铺展出诡异的图案。一直到淋上碑文里“云腾致雨”四个字时，暗红色的血液忽然像是触到了海绵，陡然被吸了进去，接着那四个字突然释放出耀眼的白光。光亮渐渐增强，迅速扩大成为一个光团，将在场的四个人全都笼罩了进去。

几人一愣，下意识地用手挡住了眼睛。

地下室墙壁上的挂钟正指向十一点十五分，白光淡去，地下室已空无一人……



—

欧奇和苏放的互斗源于今年的社团招新。

欧奇外表看起来有些男生气，帅气的短发，高高瘦瘦，连相貌也有几分英气，就连喜欢的东西也是很多男生钟情的逻辑推理。她是个不折不扣的推理迷，也是学校推理社的社长，在她眼里推理是艺术，是全部！她有热情更有理想，虽然这个社里只有她一个人……

此次社团招新，欧奇觉得是个好机会，在现场满怀激情对新生们做了一场豪情澎湃的演讲，从正面、反面、侧面多角度全方位对推理的在艺术层面和实用功能方面做了深入阐述，好不容易引起了新生们的兴趣，苏放来踢场子了。

苏放在学校人气很高，别看她瓜子脸大眼睛，总是长发披肩、长裙飘飘的，其实是个“打女”，自称新生代的杨紫琼。她也是校拳击社的社长，拍着胸脯说拳击社有帅哥有美女有各种有趣活动，当即一呼百应，新生们纷纷欢呼着涌向她。

欧奇跟她会互掐起来，也就理所当然了。

郝佳彤当时和上官一脸无奈地表示：“欧苏相争，无人得利，两败俱伤啊……”

这一下两人连着一个星期也没说话，郝佳彤和上官虽然知道她俩小打小闹的脾气，但觉得抬头不见低头见，未免尴尬，还是不断调停。甚至连今天上文学课，上官都特地把两人拖过来一起。

说起来，四个舍友里，欧奇爱好推理，苏放爱好各类武术格斗，郝佳彤则受自己法医父母的影响，整日钻研那些恐怖的验尸理论，只有上官的爱好最为正常和传统。她喜欢历史和文学，从小就接受最为传统的国学教育，说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不为过。

今天上课，老师说的是《千字文》，大概是还把这群学生当高中生，他一边上课一边提问，结果没人回答后，把桌子拍得震天响：“这是什么学习态度！你们班没人了？再没人能答，全班抄课文五十遍！”

上官实在看不下去，瞥了一眼在旁呼呼大睡的苏放和欧奇，主动站了起来：“我可以回答。”

老师嚷嚷到现在才看到一个柔柔弱弱的女同学站出来，多少有些不屑：“就你？好吧，知道多少说多少就可以了。”

上官浑身上下都是名牌，齐肩短发打理得分外时尚，但却是杏眼柳眉的古典美女。她并没介意老师语气里的鄙夷，不假思索地开了口：“《千字文》乃四言长诗，首尾连贯，音韵谐美。以‘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开头，‘谓悟助者，焉哉乎也’结尾。全文共两百五十

句，每四字一句，字不重复，句句押韵，前后贯通，内容有条不紊地介绍了天文、自然、修身养性、人伦道德、地理、历史、农耕、祭祀、园艺、饮食起居等各个方面。”

老师的表情有些吃惊，他尴尬地抽了抽嘴角：“咳咳，这位同学说得非常好，请坐吧。”

上官本还意犹未尽，但转念一想，没必要跟老师弄得不愉快，便作罢了。

整个教室，除睡得天昏地暗的苏放、欧奇外，一千同学皆一脸崇拜，不用抄课文了，救世主啊！

下了课，苏放要去跟男朋友约会，欧奇简直求之不得，立马拉着上官往宿舍赶，能离她多远就多远的态度。上官顿感挫败，今天的调停完全没效果嘛。

回到宿舍，郝佳彤还在睡觉。她的身体不是很好，一年到头都是弱不禁风的模样，脸上永远都没什么血色，加上常年一副平平淡淡的表情和语气，很多对她心仪的男生也不敢接近，暗地里都称她一声“冰美人”。

其实郝佳彤只是性格比较闷而已，平常除了吃饭就是睡觉，典型的万年宅女。当然她看的都是让人束之高阁的书，什么《法医与侦破》《法医学》《法医学辞典》《人体解剖规范图解》和《犯罪心理学》等等。这还不算，宿舍里摆满了她做实验的瓶瓶罐罐，甚至门后面还竖着一个真人大小的人体骨架模型。三个舍友是早就习惯了，可惜宿管阿姨被吓到好几次，连带宿舍被扣了好几次分，大家也被连累，刷了好几周的厕所……

欧奇大概是还没睡够，也没叫醒郝佳彤，自己居然又倒在了床上。上官左右无聊，随手拿了本书靠在窗边看，安静的气氛不过持续了个把小时，宿舍门忽然被一脚踹开，苏放气势腾腾地冲了进来：“妈的，该死的张超男！以后别让我遇到！”

上官好奇地合上书：“你不是跟他约会去了吗？他怎么你了？”

苏放抓狂地怒吼：“他……他今天居然把我甩了！”

欧奇腾地从床上跃起，哈哈大笑：“没想到你也有今天，那看来今天张超男同学终于雄起了一回！哈哈……”

上官怕苏放跟她再掐起来，连忙插话：“到底怎么回事？”

郝佳彤也被吵醒了，坐在床边疑惑地看着苏放。

苏放现在一肚子火，说话跟枪子一样：“我苏放长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被一个男人甩，真是奇耻大辱！而甩我的人竟然是当初追了我半年的张超男！你们到底明不明白！”

欧奇挑眉：“很明显，苏放的恋爱定律是‘只许我负男友，不许男友负我’。”

苏放气愤无处发泄，一把抓起自己桌子上的笔记本电脑高高举到空中就要砸，想想又犹豫了：“嗯……换个便宜点的吧。”说完拿起一个陶瓷工艺品，刚举到空中，再次犹豫了，“不行不行……这个好歹值两百块呢！”

正左顾右盼，忽然面前出现了一个琉璃花瓶。上官笑笑：“苏放，这是我的，随便砸吧，砸了心里舒服点。”

欧奇翻了个白眼：“上官你不能仗着自己有钱就一直纵容她。”

“哗啦啦”，花瓶混着她的声音摔得粉碎，苏放长长地吐出口气，一脸感动地握住上官的手：“上官，还是你对我好……”她伸出手，“来，我们继续！”

乒乒乓乓一通狂砸之后，上官的东西几乎都被苏放消灭了，她的目光忽然幽幽地看向欧奇。

欧奇淡定地举起自己的水杯摔到了地上。

她愣了：“你怎么了？”

“我好得很，只不过按照你现在发疯的速度，不出三天，我的小杯子绝对难逃厄运。与其看你毁了它，还不如我自己动手更好一点。”

“……”苏放的眼神又幽幽地瞄向郝佳彤，她往床角缩了缩，满眼警惕。

欧奇实在看不下去了，拔腿走出了宿舍。

“哎，欧奇，你去哪儿？我跟你一起去！”上官也不敢待了，连忙跟着跑了出去。欧奇还能去哪儿？解铃还须系铃人，她当然是去找当事人张超男。

张超男被约了出来，坐在欧奇和上官的对面，满面无奈。

这一瞬间，他想起被苏放刷爆的信用卡，被她练拳时打肿的脸颊，还有听她喋喋不休说着自己神勇事迹时想睡不能睡的痛苦，唯有诚恳地拒绝：“作为一个专业的男朋友兼提款机兼沙袋兼陪聊，我对她已经仁至义尽了。所以，在这件事上，我爱莫能助，抱歉了。”

欧奇似乎早有准备，一句话就把他吓住：“苏放的性格你比谁都清楚，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有仇必报、鱼死网破。她现在为自己被你甩了正在宿舍里发泄，你只用动用百分之一的想象力就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张超男颤抖了。

欧奇摆出推理社社长的架势，用一种十分笃定的分析口吻道：“现在，如果你假装回心转意，再被她甩掉，也许还有补救的机会。等再过几天，局势会发展成什么样，我们还不见得到你，就不知道了。”

“……”

张超男是好孩子啊，这边欧奇跟上官刚回宿舍，那边就见苏放满面春风地冲出来了：“张超男给我打电话了，哭着喊着求我原谅！”

欧奇故意感慨：“哎，可怜的张超男。”

上官则发自内心地高兴起来：“看到你恢复活力的样子真好！”

苏放乐颠颠地挽住上官手臂：“你上次不是说想去逛街吗？走，我陪你！”

上官没反应过来，就被她拉走了。

欧奇不屑地摇头：“说得好听，分明是上官陪她，不但要掏钱为她买东西，还要给她拎包，我说上官怎么这么傻呢？”

郝佳彤不知从哪里闪了出来，表情无比平静：“你以为上官真是傻得任由苏放宰割？她俩是一个周瑜一个黄盖，愿打愿挨、乐在其中。”

欧奇耸肩：“好吧，谢天谢地，总算一切顺利。”她算是死心了，这个宿舍的相处模式永远都是诡异的，心理素质不强大可适应不了。

可惜好景不长，晚上刚准备熄灯睡觉，欧奇忽然接到上官的电话。

“喂？欧奇！你快出来，这下真要出事了！”

身为推理社社长，欧奇一听到“出事”两个字就莫名兴奋，一个鲤鱼打挺从床上跃起，套起衣服就奔出了门。郝佳彤被吓了一跳，连忙丢下手上的书本追了出去。

两人一前一后跑到图书馆前的小广场上，老远就看见路灯下的几道身影。张超男居然在，苏放正扯着他大喊大叫呢，地上还扔着好几只购物袋。

上官站在一边急得不行，转头看到欧奇来了，连忙招手。

“怎么了？”欧奇跑过去小声问。

“我们逛街回来，刚好看到张超男跟一个女生在聊天，苏放就火了。”上官压低嗓音解释，完了又悄悄补充，“张超男不像说谎的样子，那个女生应该就是偶然碰到，帮了个忙，就随口聊了几句，但苏放的脾气你是知道的嘛。”

苏放仍旧在那儿不依不饶：“你说不说？刚才那女人叫什么？哪个年级哪个系的？”

张超男一脸无辜：“我真不认识啊……”

“还装？我告诉你张超男，你别以为你护着她，我就查不出来她是谁。我现在是在给你机会，跟我苏放抢男人的女人，肯定会死得很惨！”

张超男摆摆手：“你误会了苏放，我不骗你，我真不认识她！刚才她东西掉了，我帮她捡起来，就这么简单。”

苏放撸袖子：“你不说是不是？”

张超男哭笑不得：“我说……说什么啊……”

“好，你想逞英雄，我就成全你！”

苏放说着就抡起拳头就挥了过来，张超男吓得闭上眼睛，忽然手臂被猛地一扯，人跟着跌跌撞撞跑了出去。

欧奇也是没办法了，苏放这破脾气，真打伤人可不是小事！她拽住张超男拔腿狂奔，苏放却更加来火了，死命在后面追赶。

哎哟喂，造的什么孽？她的宝贵时间应该贡献给伟大的推理艺术好吗？为什么要掺进这货的感情纠纷里去啊！郁闷！

“咔嚓——”

一声惊雷，欧奇猛地睁开双眼。

每一阵闪电擦过天际，都能映照出头顶上方斑驳繁盛的树枝，影影绰绰在忽明忽暗间如同魅影。树枝上似乎挂了什么，叮叮当当作响，欧奇好一会儿才看清楚那些是悬在树枝上的条状牌子，有些能看出是木质的，有些有反光，应当是金属质地。

她好一会儿才回忆起来之前发生了什么，不是被苏放追进了图书馆的地下室吗？怎么到

这儿了？

意识渐渐回笼，她坐起身来，随着闪电亮起，环顾左右，夜色深浓，只有眼前这一棵大树孤零零地矗立着，分外诡异。

“这究竟是什么鬼地方？”她忍不住喃喃自语。

“吧嗒”，一滴液体落在她脸上，欧奇伸手一抹，放到眼前，等闪电亮起的刹那，发现那竟然是血。

她近乎茫然地仰起头，视线里猛地撞入一张人脸，双眼紧闭，浑身是血，不省人事！

那是苏放，她被挂在了树上，旁边的树枝上甚至还挂着她的鞋！

欧奇呆站在原地，脑海中忽然闪过石碑上“云腾致雨”那四个字发出耀眼白光的画面。

回过神来，朝四周看了又看，没有别人！

上官和郝佳彤呢？

欧奇又抬头看了看苏放，闪电下，她的脸惨白得吓人。来不及想别的了，现在必须要救人。

欧奇伸手去够，个子不够高，试图爬树，体力又不够，没一段就滑了下来。

她喘口气，转头四处找工具，忽然看到一张灰白色的人脸，顿时吓得手脚冰凉，呆在原地。等闪电再亮起，她才回神。原来是尊雕像。

她跑过去，费力地将雕像推到树下，急急忙忙踩在泥雕像上伸手去拉苏放，却仍然够不着。雨已经落了下来，欧奇急了，猛地一跳，差点从泥雕像上摔下来，她挥舞着双手，胡乱一攀，一块牌子被扯了下来。

原来是铜质的。牌子上的墨迹被雨水冲掉，右下角刻着的几个繁体朱砂字露了出来：贞观贰拾叁年字。

欧奇大惊。

贞观，不是唐太宗的年号吗？

“啊啊啊啊啊——”

与此同时，另一个地方，上官和郝佳彤在闪电划过后同时惊叫着跳起，抱在一起瑟瑟发抖。

她们的左边是一片浩渺江水，右边是一片荒芜的乱坟岗。而在她们面前的，是一具穿着古装的尸体，头部已被砸得稀烂……

二

郝佳彤成天摆弄法医类的玩意儿，胆子算大的了，见到眼前的场景也不免脸色发白，何况是上官。她的胆子本来就小，现在看到一个面目全非的死人，除了撕心裂肺地狂叫，完全不知道该做什么了。

“冷静点，上官！”郝佳彤扶着她的胳膊想让她安静下来，“这可能是做梦。”

“啊，对！一定是梦！”上官哆嗦着附和，忽然大声叫了一句，“快醒过来！”

毫无反应。

“快醒啊！”

还是毫无反应。

二人面面相觑。

远处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未等二人回神，一群人已经咋咋呼呼地冲了过来。

“来人，把这两个凶手拿下！”

说话的是个凶神恶煞的男人，穿着电视里才能看到的古装，圆领方帽，腰配宽刀，手一挥，身后就有好几个同样服饰的男人冲了过来。

上官被他们制住才从错愕中回神：“这……这是唐朝服饰啊，他们是捕快啊。”

“啊？”郝佳彤一愣，胳膊已经被一人拧住，疼得她冷汗涔涔而下。

“放开我们！”上官知道郝佳彤身子骨弱，连忙叫唤，却挨了一嘴刮子。厚实的刀柄砸在嘴角，她疼得连叫都叫不出声来了。

郝佳彤刚想阻止，还没开口也挨了一下。

领头的捕快大喝：“两个衣着古怪的妖女！休要跟她们说话！给我带走！把尸体也一并带走！”

二人跌跌撞撞地被推着朝前走，郝佳彤一向身体不好，很快就落后下来。上官超前一步，与她错身时想要伸手扶她，却被后面的捕快粗鲁地推了一把，只好作罢。

欧奇现在的情形比她们好不到哪儿去。苏放还昏迷不醒，她却连这里是哪儿都没搞清楚。

她抱着苏放一路乱冲，毫无方向可言。雷雨已过，还有淅淅沥沥的雨丝不断落下，地面湿滑泥泞，她不小心摔倒，连忙就势一滚，用身子垫住苏放。

“唉，我对你真是太好了，你醒了要是还跟我作对就是没良心！”欧奇故作轻松地笑笑，说出的话不自觉地带着轻颤，“苏放，你知不知道我们现在怎么了？告诉你，我们穿越了，穿到唐朝了！”

“小姐，小姐，小姐你在哪儿啊？”

远处忽然出现了一群人，个个手执火把，几乎要将半边天都给照亮了。

欧奇愣了愣，刚要招手呼唤，发现就在几步开外就站着一个人，蒙着面叫人看不清相貌，但看身材应该是个男人。

“哎哎大哥，救命啊！”

欧奇惊喜地朝男人呼唤，那个男人已经迅速地朝她这里飞掠而来，看得她一愣一愣的。

啊啊啊，难道这就是传说中的轻功？

要不是时候不对，欧奇真想把苏放摇醒，快看快看，有高手啊！

然而那个男人到了跟前却忽然拍出一掌，直袭她面门。欧奇愣住了，一时忘了动弹，眼看就要中招，怀里的苏放忽然一跃而起，跟那个男人对起招来。

但苏放终究有伤，哪里是古人的对手，没两下就被一掌拍飞，倒在地上口吐鲜血。欧奇连忙跑过去扶她，抬头去看那个男人，他脸上蒙着的面纱已经被苏放揭开，但欧奇没来得及看清他的相貌，他就已经扭过了头，将面纱再次遮上。

欧奇知道这下完了，杀人犯都是不能被看到脸的，他肯定要再次杀过来了。

果然，还没想完，男人又朝她们袭击过来。欧奇一把抱起苏放就跑，但她哪里跑得过有一个武功的男人。眼看就要被追上，忽然又听见那群找小姐的家丁，灵机一动，朝那边大喊：“在这儿呢！我在这儿！”

“小姐在那儿！快过去！”那群人果然被吸引过来，欧奇大喜过望，愈发加快了速度。转头一看，那个蒙面男人已经消失不见了。

“快快快！”几个家丁模样的人急急忙忙冲到欧奇跟前，忽然紧急刹住，脸色冷了下来，“被骗了，不是我们小姐！回去回去！”

“哎哎，等一下！”欧奇连忙叫唤，“各位大哥，我的朋友受了重伤，请帮个忙吧！”家丁们连看都不看她一眼就全都走了。

“我靠！这么没人情味的朝代，你们真的是我们的祖先吗？”欧奇气得想撞墙。

算了，指望他们是没可能了。她背起苏放，深一脚浅一脚地朝那群人消失的方向走去。那个蒙面男人不知道还会不会再次出现，既然这群家丁在这里出现，说不定附近是有村落

的。

皇天不负有心人，果真让她找到了！远远看到那一家家灯火时，欧奇简直要泪水长流了。

可惜她太天真，冲过去一连敲了好几家住户的门都得不到回应，反而一个接一个地熄了灯。她拍得响，叫得厉害，人家就大声骂回来，总之根本没人肯帮忙。

欧奇又悲愤了：“这么没人情味的朝代，你们的确不配做我们的祖先！”

回应她的是一声凶狠的狗叫。

欧奇弱弱地闭了嘴。

虽然她个高腿长比不少男孩体力都好，但也经不起这番折腾。她其实很想休息到天亮再做打算，但是听着苏放微弱的呼吸声，实在不敢逗留。

实在无处可去，竟又回到了那棵大树下。

“难道就离不了你了？”

欧奇气馁地喃喃自语，忽然想起上面的铜牌，像是明白了什么，连忙将苏放放下，跑到树干边，踩着神像去够那些牌子，上面应该有更多的信息才对。

大概是她太急了，一拉一扯，哗啦啦地拽了不少牌子下来。欧奇拿起来，凑到跟前一个看，好在天快亮了，借着稀薄的晨光一看，顿时头大如斗。

全是繁体字文言文。欧奇挠头，此刻真是无比想念博学多才的上官。

“吾辈祈求神灵……”好不容易看明白几个字，她恍然大悟，原来这是许愿牌。这棵大树上挂了这么多牌子，难道大家都相信它很灵？

她来不及多想，又连忙翻看下面的牌子，一连丢掉好几个，总算看到一个简单的。

“村头第六户王小二……”

这几个字歪歪斜斜，上面许的愿也十分白话，欧奇却高兴得不行，还是文盲好啊！

“呼啦啦——”

远处草丛发出诡异的响动，欧奇忽然想起那个神出鬼没出手狠毒的蒙面人，一把背起苏放就朝村子冲了过去。

不过一间茅屋，欧奇一脚踹开眼前的门，可怜的门板经受不住，“咯吱咯吱”乱响，差点报废。

“王小二！王小二在不在？”

一个少年披着外衫急急忙忙跑出来，手里端着油灯，一眼看见欧奇，愣在当场。

欧奇一头短发，牛仔裤T恤衫，还全身都是血，在任何古人眼里都是一个怪物吧。何况她身上还背着个披头散发，跟她差不多装束的苏放。

她眼珠转了转，扶着苏放在旁边椅子上坐下，清清嗓子：“你是王小二？”

“是……阁下如何得知我姓名？”少年身上穿的只是普通的短打褐衣，但是身姿挺拔，居然丝毫不觉穷酸。加上眉清目朗，斯斯文文地站在那里，欧奇甚至还觉得他很有气质。大概是欧奇的穿着太古怪，王小二的眼神在她身上上上下下扫了不下十回。

“我当然知道！”欧奇昂起下巴，“我乃转世仙徒，从那棵大树上来的，你不是许了愿吗？我自然知道你是谁！”

王小二闻言大为惊奇：“真的？”

“当然！我还知道你家丢了猫，正在寻找。”

难怪衣饰古怪，原来是天上的仙人啊！王小二眨巴眨巴眼睛，一边招呼她坐下，一边端茶送水，他带着一丝试探问：“仙徒莫非是许愿树树神降临寒舍？”

欧奇挑挑眉，这才知道那树叫许愿树，面上却波澜不惊，点头道：“正是。”怕他再问，她干脆起身道，“你们家猫窝呢？带我去瞅瞅，我保证给你找到！”

王小二扫了一眼歪倒在椅子上浑身是血的苏放，始终有些怀疑。

“怎么了，你还要不要你的宝贝猫了！”欧奇急了，声音都高了不少。

王小二寻思一番，终究点了点头，端起油灯请她跟自己去后院。

后院小的可怜，不过一方水井，一小块菜畦。欧奇顺着王小二的指点走到墙根处，蹲下身子摸了摸铺在那儿的茅草。

王小二已经凑了过来，似乎不放心，又问了一句：“你真的是仙徒？”

欧奇被他问烦了，心一横，想要赌一把，一下子掀开茅草，却发现猫的踪迹。

“你不是说你一定能找到猫的吗？”王小二的眼神里仿佛闪过一丝戏谑。

欧奇抽了抽嘴角，忽然朗声大笑，假装底气很足：“你看，此处干草尤带温度，猫一定回来过，那么，它定在附近不远处。”

王小二摊手，表示怀疑。

欧奇悄悄掏出手机，调出铃声，手机里发出猫叫声。

王小二面露喜色，腾地站起来左顾右盼，然而找了一圈却没发现猫的踪迹。

“猫呢？究竟在何处啊？”

欧奇继续播放着铃声，支支吾吾地回答：“嗯……就在附近，再找找……”

附近忽然传出一声微弱的猫叫。

欧奇精神大振，循声望去，角落里放着一口倒置的破缸。她大步上前，指着破缸，豪气万千地宣布：“就在这里！”

王小二走过来翻开破缸，只见母猫带着三只刚出生没多久的小猫，瑟瑟发抖地缩在一起避寒。

欧奇暗暗松了口气。

“仙徒真乃神人也！”王小二喜不自胜，看上去显然已经相信她的话了。

欧奇连忙道：“行了，屋里坐着的是另一位仙徒，下凡的时候跌伤了，赶紧给我们找大夫！”

真是感谢老天爷让她们遇到一个猫控啊！

猫控王小二说这里有个姓马名福山的大夫，医术高超，品性又好。于是二人带着苏放连夜赶到马家，孤零零的三间小屋坐落在山间，看起来有些破败。之前还断断续续缠绵不断的雨丝已经彻底停了。

欧奇背着苏放，示意王小二去拍门，他似乎对马大夫很敬畏，拍门的时候恭恭敬敬，声响也不敢太大。欧奇看得心急，一个劲催他。

王小二道：“不是被请去夜诊了吧？”

欧奇焦躁地指指门檐下干燥的地面：“不可能！今晚一直有雨，如果有人来求诊，肯定会打湿地面，你看，地面是干的。”

王小二瞪大了眼睛：“还是仙徒厉害！”

欧奇忍不下去了，拉开他要上去踹门，脚刚抬起来，门已经被拉开了。

一个男子倚门而立。欧奇愣住，听名字明明是个路人大叔款，看脸居然是个正牌男主角的料啊！

她怎么也没想到这个马大夫这么年轻，身材修长不说，脸蛋还生得很好看。他应该是刚起床，眼神有些惺忪，身上的白衬衣带系得也很松散，但这模样看起来却更加好看。

王小二伸手在欧奇面前挥了挥，欧奇连忙回神，大囧。好不容易树立起来的仙人形象差点就毁掉了。

“马大夫……”

马福山早已看清眼前情形，欧奇刚开口，他便侧身让他们进来：“她伤势很重，快快进屋！”

家里不大，除了一件卧房，就是一间偏室，好在室内有床。马福山将苏放平放在床上，她的身上又是血污又是泥土，被雨水冲刷后更是狼狈不堪，床铺也被糟蹋得一塌糊涂。

马福山倒毫不在意，他从进门后就没说过话，低头查看苏放的伤势，专心致志，连自己的衣衫被弄脏了也没察觉。

这时，门外忽然传来连声叫喊：“马大夫！马大夫！”

马福山回过头去，门外冲进来一个捕头打扮的人。

“是张捕头啊，找在下有事？”

张捕头看到屋内情形微微一怔，很快又回过神，冲他抱拳道：“老太爷旧病复发，还望马大夫速去相救！”

欧奇闻言一个箭步挡在马大夫前面：“不行，凡事有个先来后到，先救我的朋友要紧！”

张捕头显然顶着压力呢，见有人阻止，手就按上了腰刀，马福山连忙上前急忙按下他的手：“张捕头不可。”

张捕头冲欧奇冷哼了一声，转头对他道：“马大夫，这是县太爷的命令，请你速速前去。”

欧奇急了，一把抓住马福山的袖子：“是我们先来的，你再也不救我朋友，她就要死了！”

王小二见状连忙来拉欧奇，低声道：“仙徒，万万不可与县令争执啊！”

马福山稍稍犹豫了一瞬，终究还是冲张捕头拱了拱手：“我先为这位姑娘包扎，县令那边，得罪了。”

此时，郝佳彤和上官背对背坐在牢房里，趁着衙役们离开，彼此悄悄地用手机打字传话。

“上官，我怀疑我们是穿越了。”

上官接过来一看，吓得差点把手机扔掉。

“那我们……该怎么办？”

“我们必须找到欧奇，她是我们离开的希望。”

上官迅速看完，又写下话传过去：“怎么找？”

手机又递了过来：“狱卒。”

上官一愣，很快就明白过来，迅速起身拍着牢门大喊起来：“来人！我招！我招了！”

三

欧奇发现王小二还真是个好帮手，马福山在为苏放医治的时候，他已经自发自觉地在去火炉上烧水了。

张捕头则满面焦急，不时探头看看马福山的进度，急得转来转去。

欧奇朝床边挪了挪，心想给女生包扎伤口也要看，这算什么古人！

马福山修长的手指搭在苏放的脉上，皱了皱眉，接触到欧奇探究的眼神，又移开来。

“这位姑娘暂时脱离了险情，但一时之间不会清醒。用热水敷前额，会有益处。姑娘请

自便，我去去就来。”

欧奇感激不已，连连道谢，他已经背起药箱，和张捕头一起离开了。

王小二刚好打了热水进来，欧奇问他：“方才他们提到那位老太爷是怎么回事？”

“哦，就是县太爷的爹啊。老太爷早年生了怪病，县太爷寻遍良药却不见好转。后来去许愿树处拜了拜，病情竟好转起来！只是，如今这怪病又寻上了门，唉——”王小二叹了口气，忽然想到什么，看着欧奇道，“仙徒神通广大，或许可为老太爷一治啊。”

欧奇搞不清楚他究竟是故意试探自己还是真的单纯，想了想，皱紧眉头道：“所谓天机不可泄露，泄露了就会折寿，所以我的身份绝对不能透露出去知道吗？老太爷有马大夫医治就可以了。”

王小二失望地叹气：“那可真是可惜，大夫也是凡人，不像仙徒一样是神灵嘛。”

欧奇翻了个白眼，端起热水坐到床边为苏放擦拭手脚，借故不理他，免得他再多话。

唉，早知连穿越这种事情都能碰上，真该去买彩票。也不知道上官和郝佳彤现在在哪里。

“仙徒！仙徒！”

王小二忽然大叫起来，欧奇回神，就见他一脸惊诧地盯着自己的手。她低头一看，也愣了。

原来自己已经不知不觉地把手伸进了水盆，刚煮沸的水滚烫无比，她直到这会儿才感到烫，刚要拿出来，看了王小二一眼，又存了心思，咬着牙，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把手缓缓拿了出来。

王小二眼珠都瞪圆了：“仙徒，你的手不疼吗？”

“大惊小怪，我是仙徒，当然不怕疼！”欧奇淡定地把手藏到背后。

尼玛火烧火燎的，疼死爹啦！

王小二慌忙打来一盆凉水：“仙徒请净手。”

欧奇继续装淡定：“嗯，还是你懂事。”

哎哟娘喂，真的要痛死啦！

王小二却还在原地磨磨蹭蹭：“仙徒……”

欧奇忍无可忍了，用烫得通红的手指着他：“不许再叫我仙徒了，泄露我身份会遭雷劈的！快走！快走！”

王小二的视线落在欧奇的手指上，表情有些微妙：“哦，那我走了。”

直到他掩门而出，欧奇才猛地甩起手来，恨不得把手剁下来，眼泪都快下来了。最后猛地把手按进凉水里泡着，这才长舒了口气。

门忽然又打开，王小二站在门口：“仙徒……姑娘若有用得着小的之处，只管差遣。”

他像是根本什么都没看到一样，说罢就告辞而出。欧奇却看到了他嘴角勾起的笑容，顿时大为尴尬。

仙徒你妹啊！